

中国神学建设(一)：生命科学对决尸体文学

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生命科学，基督教也是生命科学；相反，罗马天主教和分裂出来的新教是文学，而是丧志远比励志多的文学，更是可被改编为支持资本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毒文学。国家再等多一百年，中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也中国化不了他们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遑论要他们想通他们的一门文学，称为“神学”的那一门，如何能支持一个在文学世界里定义为“无神论”的共产政权、一个居然不容许党员信耶稣“得救”的政权。这是很危险的，也必然是“奉主耶稣的名”行帝国主义的外国势力所必攻的要害，称中国共产党是“敌基督”的政权，是《启示录》中的“龙”。所以我们读了中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多年来的中国化文章，总是没完没了的空泛口号。要他们解释为何中国共产党是当今行天道的政权，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才是感染了“敌基督”的无神论无天道的病原，首先要把他们由丧志的文学带到原基督教的生命科学。

在文学作品里，会有故事人物角色进餐的情节。如果世上有文学作品，能把读者引进故事里，以阅读人物角色进餐的文字，当做为自己吃食物的过程，而自己不再需要吃真正的食物，这另人吃文字不吃食物的文学可怕吗？真有这样的文学吗？有的，西方基督教就是。如果你不信，你可问一问西方基督教神学家，他们的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中的人论，人是吃什么的？

对这看似侮辱他们智慧的问题，他们会先吸一口气，定一定神，然后说神造各种动植物，人凭感谢的心吃就可以。那些读过宗教比较的，会引其他宗教的禁食规则来批评一番，最后再讲使徒时代已经有这些迷信，歌罗西书中也有记载。如果他们是天主教的，可能会说天主教徒领圣餐，等于吃了耶稣的血和肉。旁边的新教神学家听到就会立刻驳斥，他会问如果一只苍蝇飞跌入杯中，饮了一口葡萄汁，苍蝇会成圣了吗？剩下吃不完的圣餐，可放冰箱里吗？耶稣的血和肉可放冰箱里吗？冰箱坏了，圣餐又变坏了，耶稣的血和肉也变坏了吗？双方的文学创作反射神经又被触动了，他们喜欢称自己的文学为神学，尤其是系统神学，因为创作空间无限大，愈是地球上愈少人有兴趣读就愈上乘，愈是大师级的杰作。

这就凸显了生命科学与文学的分别。在整个西方基督教里，人吃什么、如何吃，吃过又会变成什么原来是不存在的问题！人的身体细胞吃什么的答案可以用来回答人

吃什么吗？人的细胞是人吗？西方基督教神学家不是活在自己创作的虚幻文学世界里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要不断地接收外来能量，给“人”生命生命能量。身体细胞不能吸收“人”需要的生命能量，只有“人”才能够。基督东正教的神学家会说人是吃神能的。人和人的细胞吃不同的食物，“吃”只是吸收消化的形象化说法。那就是原基督教生命科学的起始点了。东正教认为对祈祷熟练的人，才是“神学家”，而祈祷是上述的“吃”，是启动人一种生理机能去“吃”，不是想象跟一个有名字的神灵对话，因为想象虽然也是人的一种生理机能的运作，但它不是吸收消化神能的那一种。这生命科学的重点，新约圣经和中国宋明理学的心学都有说明，而西方基督教就没有，这就是它导人吃文字的原因。

你叫两位西方基督教吃文字的神学家先停一停苍蝇成圣的争辩，好让你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见到花会说花很美丽呢？停下被触动了的文学创作反射神经，来答这一幼稚的问题，他们会先吸更大的一口气，你未让他们回答就抢先补充说你要的是神学答案。你大概会听到的答案是：神造了美丽的世界，悦人耳目，这是神对人的恩典。你说不是，人觉得花是美丽因为人见到花的美丽只是现象重说一次，不算是解释现象，但他们困自己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不会明白你的驳斥是生命科学的进路，即使他们有的曾读过科学，但逃不出在现实世界里扮演天堂文学的罪人角色，这就是天堂文学的可怕！

科学如何文学化？看这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苹果从树上跌下来？某甲说这是因为苹果生于泥土，出于大地，所以它爱大地，回到大地的怀抱里。某乙说这解释有道理，苹果不是从土地生长吗？所谓万物一体，回归是正常的，万物都有爱，回到大地的爱里再从爱里生长，就是大自然爱的规律。这就是整个西方基督教的虚幻文学思想，也是没完没了的所谓神学的原因。做文学的人特别喜欢“思想”一词，所以神学就有无止境的比较甲大师思想与乙大师思想的所谓“学术”论文。

上述的某甲和某乙不算是大师，虽然作品颇具诗情画意，这个某丙的创作也可算是更上一层楼：几千万年前，苹果有浮游和落地的两个品种，当时空气非常潮湿，而且养份充足，浮游苹果可以很飘逸地、无拘无束地在空中生长，后来地球的空气变得愈来愈干燥，在愈来愈严峻的环境下，有的浮游品种情愿死也不愿放弃飘逸生活，不接受被大自然进化，它们就是为这高尚的情操而牺牲了生命，但有的浮游苹果却委曲求存，甘心情愿接受被大自然进化，出卖了自己，变成落地苹果，但内疚是永远摆

脱不了，一代接一代，后一代承继了先一代的原罪，今天我们吃到是酸的苹果，就是它们。

这类的文学作品，在西方基督教称为“灵修神学”，是系统神学家既羡慕又妒忌的。这些文学有励志的功效，但多是在阅读过程才发作，要尝励志的味道，就经常要再进入文字，扮演飘逸的、壮烈的浮游苹果的角色，人被资本化后的痛苦生活，不自私自利就生存不下去的非人生活，就不去考究其原因了。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是引用当时鸦片在欧洲被用作医学止痛药，来说明宗教的止痛作用，并不是贬义，止痛药是对疾病痛苦无可奈何时的暂时缓解，把暂时缓解当为医治，不去求医才是错。马克思所说的宗教只是他能接触到的虚幻文学而已。

当人离开文学，进入科学，就不单要考究可见现象的不可见原因，而且是物质原因。人见到花，就有一股美感在内心产生，这美感是真实的。不是一用“心”一字就是唯心论。不可见的但真实的美感，其背后的构成物质，虽然不可见，但不等如不存在。离开了文学而进入科学，就要问存在物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来源，而物质不是混乱的，道理是物质的内容。那么在人内里的美感，其物质基础和来源是什么呢？是花吗？不是。花是人身外之物，是美感的外在环境的物质基础，不是在人内里的美感的物质基础。真实的人不是文学的人物角色，所以人需要不断的能量供应，人不能无中生有的自发能量。那美感的物质来源，既是外在先存在的，又能被人吸收的。所以说，美丽的不是花，是那外在能量，还有是人的接收功能。真实的人不是尸体，因此有不断的生命能量的接收和消化，这是生命科学的基本原则。

这问题一提出，就立即颠覆整个西方基督教，暴露了它纯文学的本质。什么上天堂得永生，原来只是文学的情节，而人把自己投射为文学人物的角色，扮演一个无望罪人的角色，得神接上天堂的承诺。上天堂是一具尸体被搬上天堂吗？尸体搬上天堂放在花的旁边，会有美感产生在尸体心里吗？西方基督教就是诱导读者把自己尸体化，中国人就是要用生命科学把他们救醒。当然尸体文学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总是装睡的。

尸体文学的垄断性内容就是人不需要先接收到生命能量，不需要先接收到另人对花产生美感的生命能量，就可以独立存在，就可以欣赏花，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就行。所谓身体，其生命体只不过是细胞，细胞会欣赏花吗？尸体被搬上天堂加上一身复活

了的新身体细胞，仍然是尸体。人不是人的身体细胞，人是生命能量的载体，载体出了问题，接收不了生命能量，就是尸体，搬了上天堂又如何？诱人不去承认人是生命能量的载体，不需要无时无刻主动接收能量，只要神不向自己动怒，接人上天堂，换一个长生不死的身體，人就可享受天堂的一切，这一切外在东西有可能是内在快乐的能量基础吗？当然不是，生命之源的能量，接收于人之内，才是内在快乐的物质基础。在尸体文学里，上天堂就是终极关怀。至于如何与神“和好”上天堂这要害情节，是尸体文学家的必争创作对象。腓力·墨兰顿在1532年创作了“因信称义”的上天堂的尸体文学情节，他本人承认这是全新的创作，引以自豪，中国的基督徒知道这历史事实吗？

除了对花产生美感，人对美德都会产生美感，同样的生命科学原因，就是人先接收了生命能量的美德内容，才向往追求美德。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的科学表达，一被尸体文学家看见，就以为有幸读了大师的绝世“思想”，来建构自己的尸体文学。孟子这话虽短，但从上文下理看，可见到心本-心术-心境的互动生命科学，这不是闭门造车的创作，是在经历战争的痛苦下，仍不受奢华生活和权力的强烈诱惑，保持“不动心”心境，是“天爵”和“人爵”的反差心境。在解释这“不动心”心境的形成原因时，孟子不是说读了好的励志文学，而是转到生命科学上，指出人的道德是有外来物质基础的，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至刚至强的浩然之气。而人之所以是人，是人的本质是浩然之气之载体，这是心本；心的运作是志，志的运作技巧是心之术、这是心术，可加强接收浩然之气；接收后的天人合一丰盛感觉不是人爵可比，浩然之气既呈现为天爵心境，亦是天爵心境的物质基础，心境又成为行动。“天人合一”是心本-心术-心境的互动生命科学的简称。

这不是新约圣经讲的可使人得浩然之气的志的运作吗？浩然不是“圣”吗？“灵”的原文不是气吗？保罗重复又重复说阅读励志文字本身不是养浩然之气(圣灵)的心术，因律法是死的，不是生命之源，甚至连行善本身也不是养浩然之气，因为这是志只在运用已经接收到的气，同时接收同时运用的心术，才是正确。保罗表达这心术的文字是“基督在我里”，中国天人合一心学称这心术为“致良知”。在生命科学里，运用生理机能才是真实，文字只是表达工具。有神和无神不在乎人自称他是有神论或无神论，而在乎有否致良知，即有否启动志的生理机能去养浩然之气或“随从灵”。这是西方基督教吃文字的尸体文学家不能接受的，文学总要有人物角色和角色的专属

名字，所以没有“耶稣”这文字符号和读音，就写不成尸体神学。在生命科学里，食物的名称和消化系统的名称对进食、消化和吸收的生理过程重要吗？“名”在圣经里不是指文字符号和读音，是指能量输出、能量载体和能量吸收的生理机制的总称，否则能发音的机械人也可以奉基督的名做基督徒。

尸体神学家把原文的“义化”翻译为“因信称义”上天堂：人向神这角色认自己的罪，认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信一些不能明白的教义文字，信不能明的才算信。在尸体文学中，神派一个叫耶稣的角色去受罚，当为对认罪者的惩罚，当过后，神对认罪者的愤怒就平息了，就称认罪者为义人了，罪人就上天堂了，但耶稣又是神，变成自己罚自己来满足自己的角色混乱，这不重要，能明白就不算是信。义化其实是在天人合一的生理活动过程中，人愈来愈与天融合，表现为天人合德。

中国神学建设者，就是以天人合一和致良知的生命科学作基础，以心本-心术-心境为工具，去消化圣经中的天人合一和致良知的生命科学，再化解和纠正西方基督教，把西方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心境又是心境的行动，当中的天人合一和民胞物与的心本和心术，白皮书上有提及，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西方基督教国家生不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境，就是西方基督教的尸体文学歪曲了心本和心术，尤其是清教主义这一门为害最甚，是演变为殖民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病原，这是生命科学的病理分析。尸体文学中有文字上的神，但不算是有神论，有神原不是论，是指人用志去运作天人合一和致良知的生理机能。在生命科学上，西方基督教才是虚构人是有神生命的尸体文学，是无神论的实践，当中装睡的既得利益者和帝国主义的奉行者才是染上了敌基督的病原，要以天人合一和致良知去养浩然之气才可医治。东正教承继了原基督教的生命科学，可联手合作。

天人会

2025 年 1 月 22 日